

DARKSIDE · TIMECURSE



黑暗之地 IV

时间诅咒

【英】汤姆·贝克◎著 刘莹◎译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策划编辑：李 萍

责任编辑：许加澍



2007年获水石书店童书奖
2008年入围曼彻斯特图书奖
2008年获考德戴尔最佳童书奖

黑暗之地^{IV}

时间诅咒

布莱克切波尔的丧钟拉开了家族血承仪式的序幕，血腥的厮杀再也无法避免。开膛手继承人即将从姐弟相残的搏斗中浴血而生。一只谜一样的、能起死回生的钟表成为众人觊觎的对象。继承者的宝座与它究竟有什么关联？它能让已死的开膛手冲出地狱，获得重生吗？

狂野而扣人心弦……真是精彩绝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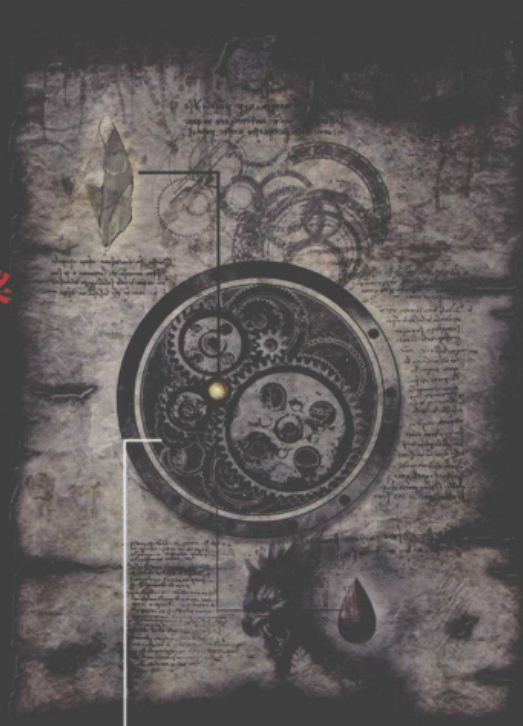
——英国《星期日快报》

一连串的恐怖谜团，让你热切地期盼着本系列下一本书的上市。

——英国《观察家》

真正的惊世之作！刺激伴随着恐怖，气势汹汹地席卷而来。

——英国《盖特威月刊》



时间之轮使用步骤：

1. 潜入神秘月光石
 2. 注入有一半黑暗族血统的混血儿的鲜血
- 功能：

逆转生命，起死回生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445-2017-1



9 787544 520171 >

定价：20.00元

黑暗之地 IV

时间诅咒

【英】汤姆·贝克◎著 刘莹◎译

长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2011-35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诅咒/(英)贝克著;刘莹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11
(黑暗之地)

ISBN 978-7-5445-2017-1

I. ①时… II. ①贝…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6049号

Timecurse

Text copyright © 2009 by Tom Beck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Children's Books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黑暗之地系列 IV 时间诅咒

著者:【英】汤姆·贝克

总策划:冯知明

责任编辑:许加澍

美术编辑:汪洁

特约编辑:耿丽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1377号

邮编:130061

网址:www.cccbs.net

制版:湖北今古传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湖北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880 mm × 1230 mm 1/32

字数:139千字

印张: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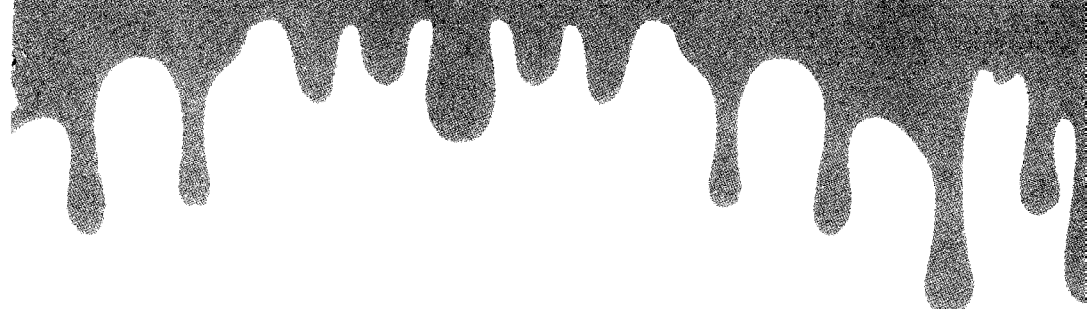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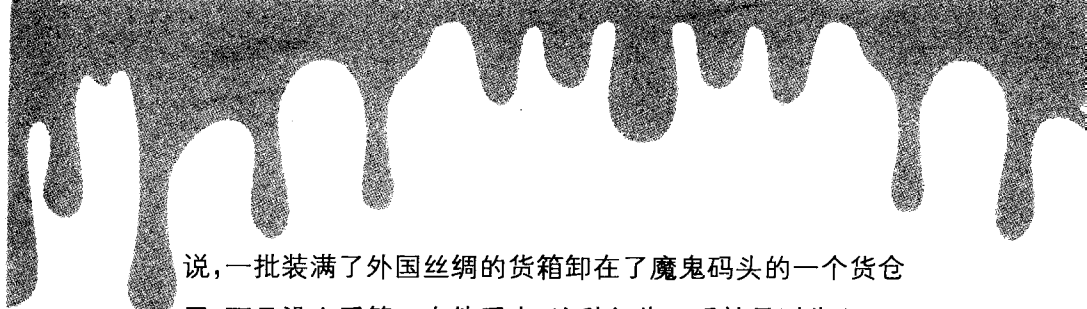
序

德克斯特·斯盖博尔这一天过得糟糕透了。

钟表的指针指向了午夜，德克斯特踏上了黑暗之地的主街道格兰德。他是个面容猥琐的男人——长着铅笔粗细的八字胡，像黄鼠狼一样躲躲闪闪的。噗噗作响的烟囱耸立在地平线上，云彩无精打采地飘浮在焦油般漆黑的天空中，空气干爽而寒冷，预示着又是一个漫长的严冬。通常在这么晚的时候，人行道上会挤满了粗声大气的骗子和饭桶。在这些人身，斯盖博尔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赚钱的机会：达成交易、完成诈骗，总有些粗心大意的家伙会上钩。但今天晚上，他所看到的就只有一张怒目圆睁、杀气腾腾的脸庞——伊莱亚斯·卡内基。

一开始时，斯盖博尔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危险性：有消息

時間點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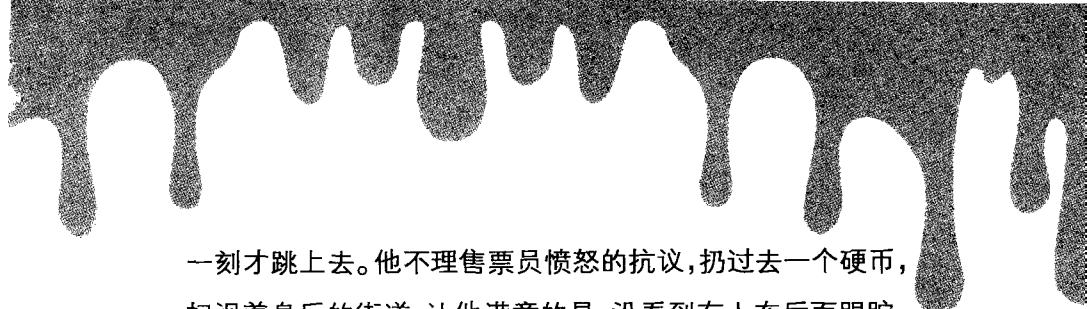


说,一批装满了外国丝绸的货箱卸在了魔鬼码头的—个货仓里,而且没人看管。在他看来,这种行为几乎就是过失犯罪。事实上,半夜溜进货仓把箱子搬走,再在斯盖博尔贸易公司那狭窄的后勤办公室给它们找个新家,的确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批精美的丝绸质量上乘,斯盖博尔很希望能够卖上一大笔钱。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熟人当中竟然没人愿意接手——包括四指阿尔伯特在内,那个人可是黑暗之地最不挑剔的销赃者。他们拒绝的原因很快就水落石出了:有人传说,订购那批丝绸的贵妇人委托了狼人卡内基为自己追回这批货。这位私家侦探的野蛮手段在这个堕落的地区早就名声在外了,还有人建议斯盖博尔把丝绸都丢进河里,躲上一段时间,等到风头过了再出来。

即便如此,当斯盖博尔走上格兰德,在马车和双轮出租马车中间穿梭时,还是感觉到了狼人在步步逼近。他当了一辈子骗子,已经锻炼出了第六感:在有危险的时候,他脖子后面的汗毛会刷地一下竖起来。他感觉到有人正在监视自己,于是就扭过头去,期望会隐约看到卡内基标志性的大礼帽在人群中晃动。

街道远处,一辆公共马车停在了金斯基死亡剧场外面,几位乘客钻出了车厢。斯盖博尔直等到马车离开人行道的那



一刻才跳上去。他不理售票员愤怒的抗议，扔过去一个硬币，扫视着身后的街道，让他满意的是，没看到有人在后面跟踪。公共马车在格兰德的车流中奔驰，斯盖博尔并没有放松警惕，从打量着别人的口袋，想浑水摸鱼的顽童，到坐在车夫旁边，交流着复仇故事的老太婆，每个乘客都是潜在的威胁。当他确定卡内基不在附近时，便拉了拉乘客绳，让马车停下来，轻松地走上了石板路。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这条街通往本区南部，一盏盏路灯投射下令人安心的灯光，单身的路人在灯下疾行。从这里可以直接步行到魔鬼码头，也就意味着斯盖博尔可以回办公室去，在一点钟之前处理掉货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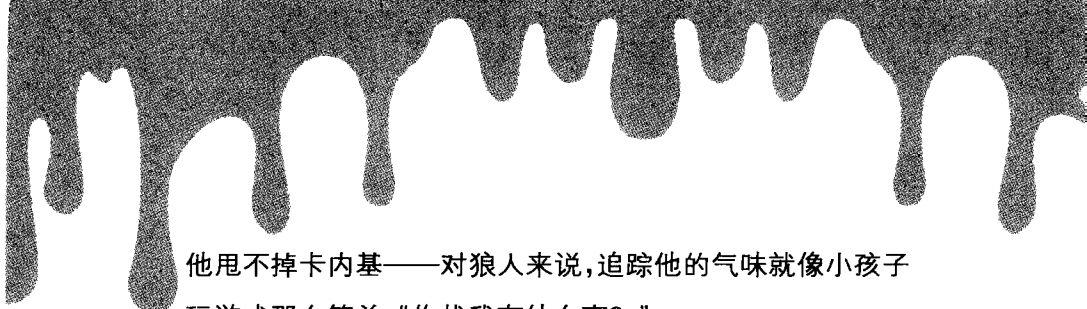
就在他为聪明脱逃而沾沾自喜时，黑暗的小巷里伸出了一双孔武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按在了距离最近的墙上。眼前是一张长着灰斑的脸，黝黑的眼睛里闪动着兽类的饥渴。

“你好啊，德克斯特。”这个人咆哮道。他咧开嘴巴一笑，露出了尖尖的犬齿，上面还卡着肉末。

“卡内基！”斯盖博尔慌乱地说道，他试图摘下礼帽来向狼人致意，“可真是没想到！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

“跟着你的气味。”

“对啊，是的。”斯盖博尔默默地咒骂着自己的愚蠢。难怪



他甩不掉卡内基——对狼人来说，追踪他的气味就像小孩子玩游戏那么简单，“你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早上，有位名叫克里斯特尔·黛拉·罗莎的女士来拜访了我。我很肯定你知道这个名字。这位可怜的女士饱受忧虑的折磨——据说她的一批昂贵丝绸不翼而飞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一想到东西是在魔鬼码头神秘失踪的，你的名字就蹦到了我的脑海里。好了，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卡内基——这太让我伤心了！”斯盖博尔气愤地说，“我一直都很诚实，太阳可以作证！”

“太阳几个小时前就落下去了，而且跟听你撒谎比起来，我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告诉我你把克里斯特尔女士的丝绸藏到哪里去了，否则我的心情就没这么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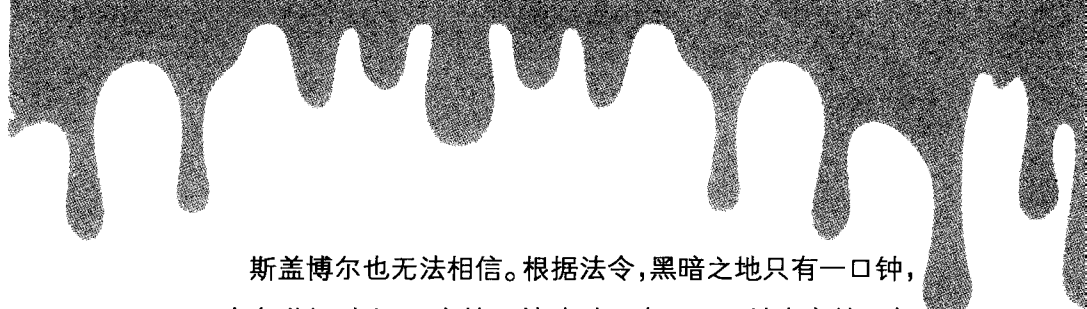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发誓！”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狼人仰起头，怒吼一声，爪子戳进了他的皮肤里。斯盖博尔闭上眼睛，恐惧地呜咽着，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还没等那只爪子打下来，他们头顶上就响起了一个声音——缓慢而洪亮的钟声。

斯盖博尔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到狼人正在发愣，脸上显出了痛苦的神情。

“我不相信！”他咆哮道。



斯盖博尔也无法相信。根据法令,黑暗之地只有一口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它就只敲响过两次。那口钟在市镇西部的布莱克切波尔,被安置在庞大王宫里的一座高塔上,俯瞰着鳞次栉比的屋顶。开膛手家族——黑暗之地的统治者就栖息在那里。

“布莱克切波尔大钟!”斯盖博尔如释重负地尖叫道。

“嗯,显然是。一定是托马斯·开膛手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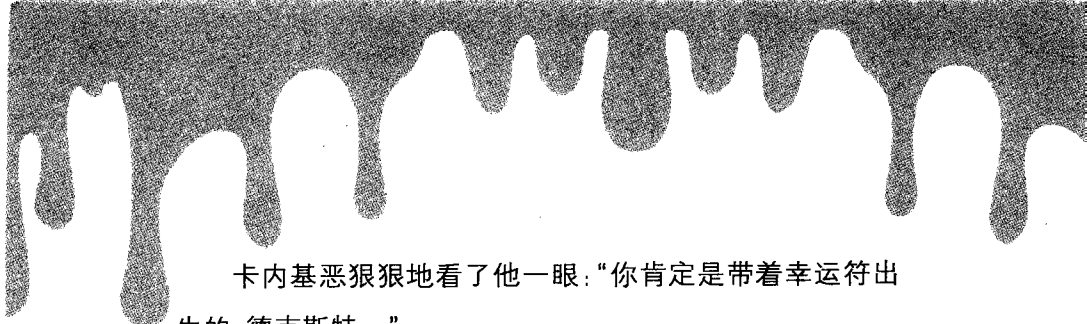
“而且死得很及时,”斯盖博尔连忙补充道,“感谢他逝去的敬爱的灵魂。”

狼人放开他,后退了一步。钟声在四周的房屋间回荡,窗帘被飞快地拉上了,钥匙坚定地在锁孔里转动。仓促的脚步声传来,斯盖博尔抬起头,循声望去:一个夹着货箱的小贩沿着街道跑远了,货物撒了一地。

“看来大家都忙着找地方躲起来了,”斯盖博尔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我猜这并不让人吃惊。开膛手一死,弓街警察就会到街上来,如果他们跟传说中的一样刻薄,那人们最好是待在家里。”

“他们的名声可不是盖的,”卡内基意味深长地说,“他们上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场。”

“那你应该知道,没有开膛手掌权,他们是多么热衷于维持秩序。也许目前不是对无辜市民施暴的最好时机,你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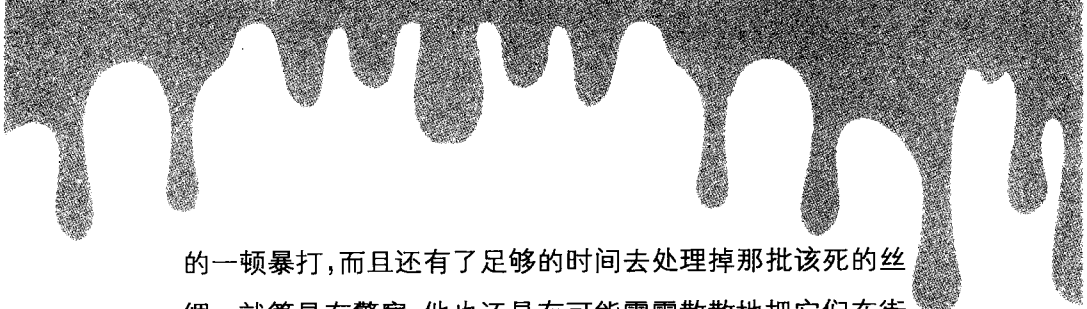
卡内基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你肯定是带着幸运符出生的，德克斯特。”

斯盖博尔恢复了镇定，他抚平外套，漫不经心地扫掉了几撮动物毛发。狼人在一旁看着，似乎准备给他一拳，但还是改变了主意。

“哎呀，哎呀，”斯盖博尔啧啧地说道，“你的脾气还真是你的弱点，伊莱亚斯，记住我的话。我很愿意让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但下次我就会尽尽道德义务，和警察们谈谈。我可不会再这么善解人意了。”

“我也是，”狼人突然间笑了，“家族血承仪式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可以等。”

说完这句恐吓的话，狼人用长着尖爪的手拍了拍他的脸，就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夜色当中。斯盖博尔鼓起腮帮，长长地嘘了口气。他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黑暗之地统治者的死亡预示着家族血承仪式的开始——在这段时期内，为了确定由谁继承王座，开膛手继承人将会进行殊死搏斗。在托马斯的继任者举行加冕仪式之前，本区的秩序由弓街警察维持。平时，这些可怕的生物被关在布莱克切波尔里，只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出动。有了警察这个不利因素，黑暗之地的例行活动，比如说斗殴、偷窃和谋杀，都得收敛一些，依莱亚斯·卡内基的行动也不例外。这下子，斯盖博尔躲过了狼人



的一顿暴打，而且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处理掉那批该死的丝绸。就算是有警察，他也还是有可能零零散散地把它们在街上卖掉。也许到了最后，这件事终究还是会圆满地收场，并且能让他赚上一笔。

这次侥幸脱险让斯盖博尔飘飘然起来，他蹦蹦跳跳地往码头前面的办公室走去。他大步穿过黑暗中的木制甲板，边走边吹着悠扬的小曲。斯盖博尔贸易公司破旧的广告牌在带着咸味的微风中吱吱作响，他摸出前门的钥匙，正要走进屋子，脖子后面的汗毛今天晚上第二次竖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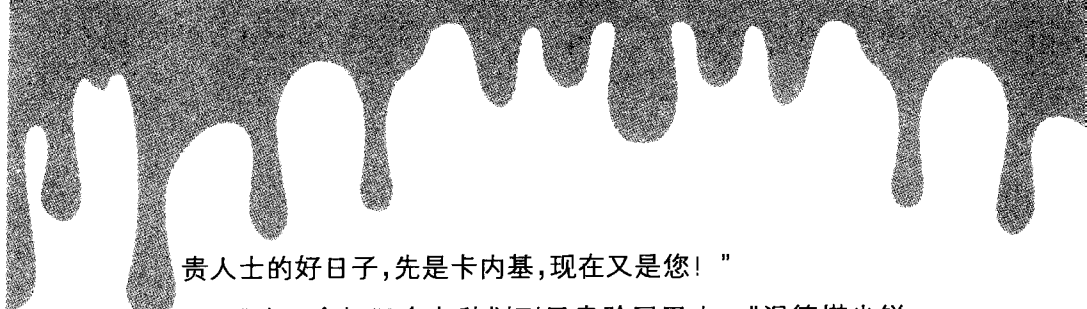
斯盖博尔往码头尾端望去，防雾灯的光芒照不到那边，只有浓浓的黑影。一个高个子的人影静静地注视着他，斗篷猎猎飞舞，在水边翻滚。

“谁在那边？”斯盖博尔叫道。

“真的要我做自我介绍吗？”那个人走到了灯光下。

斯盖博尔抽了口冷气。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相貌英俊的男人，他拄着昂贵的象牙拐杖，透过敞开的斗篷，能看到他里面穿着血红的天鹅绒马甲。虽然他脸上带着微笑，但他的表情就跟北极的风一样冰冷。斯盖博尔的心一沉，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什么更高层次的力量，才会摊上这样的运气。

“温德塔先生，哦，先生！”他叫道，“看来今天是我遇到显



贵人士的好日子,先是卡内基,现在又是您!”

“我不会把那个杂种划到显贵阶层里去。”温德塔尖锐地说。

温德塔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个黑暗之地最富有的人属于斯盖博尔梦想中的特权圈子。他不只是个商人;长期以来,他也是本区最有威胁性的人之一。有谣传说他拥有黑暗的力量——人们都在私下议论,说是在温德塔山庄的院子里发现过俯卧的尸体,脖子都被咬穿了。不管他是不是吸血鬼,斯盖博尔只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温德塔来了,他就有大麻烦了。

“在这种粗鄙的地方看到您太意外了,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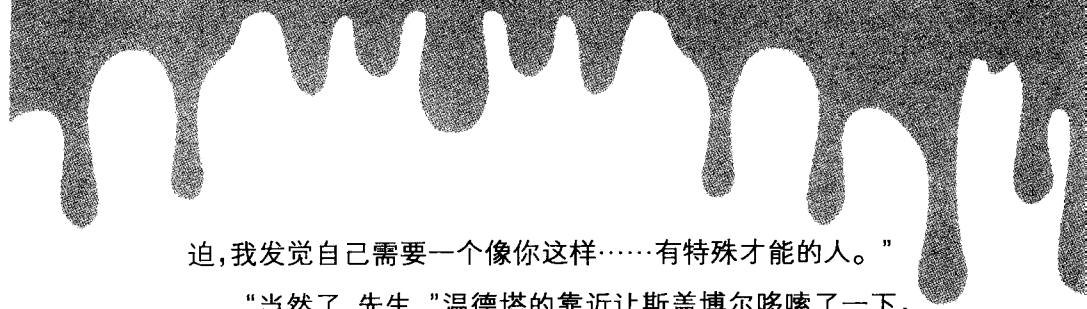
温德塔歪了歪头,似乎被逗乐了。

“您听到钟声了吗,先生?”斯盖博尔再次尝试着说,语气里带着一点点绝望,“托马斯·开膛手去世了。我敢打赌,弓街警察已经跑到街上去了。”

温德塔阴森地笑了几声:“好了,好了,斯盖博尔,你没必要害怕。你不需要他们的保护。如果我想让你死,你早就死了。碰巧,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帮您的忙,先生?我吗?”

“紧急关头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他们并不比你强多少,斯盖博尔。托马斯在这个时候死了,他的死所带来的影响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我的一个长远计划变得很紧



迫,我发觉自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特殊才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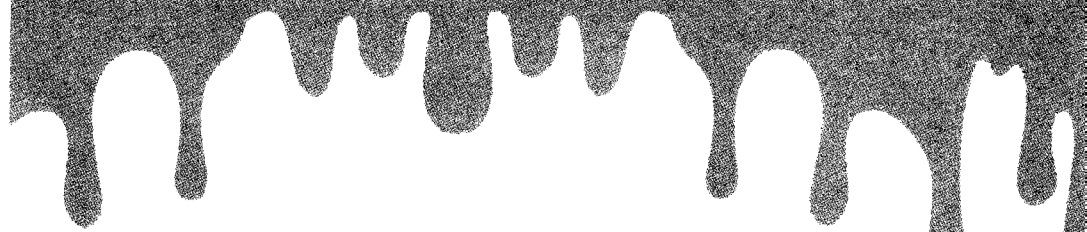
“当然了,先生,”温德塔的靠近让斯盖博尔哆嗦了一下,
“如果能为您略尽绵薄之力,那是我的荣幸。”

“我也这么认为。好了,给我仔细听着……”说着,温德塔就用斗篷裹住了斯盖博尔的肩膀,把他拢进了黑暗中。



无论事后想了多长时间，凯特·莱利都没法确切地解释她为什么要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十一月早晨跟着乔纳森·斯塔林。当时看来，这个行为太无聊了。但凯特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会让她的世界天翻地覆。

事实就是，她首先注意到了乔纳森的不同寻常——毕竟，这个男孩擅长的就是不惹人注目。凯特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三年前的运动场上。他站在边线附近，在寒冷中瑟瑟发抖，手缩在长长的T恤袖子里，头发在风里痛苦地挣扎，显得跟其他人格格不入。虽然比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貌似没人注意到他——体育老师跑过去为犯规行为吹哨子时，差点儿踩到了他的脚。隔着半个运动场的凯特正在等待着曲棍球比赛开始，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唯一一个觉察到乔纳森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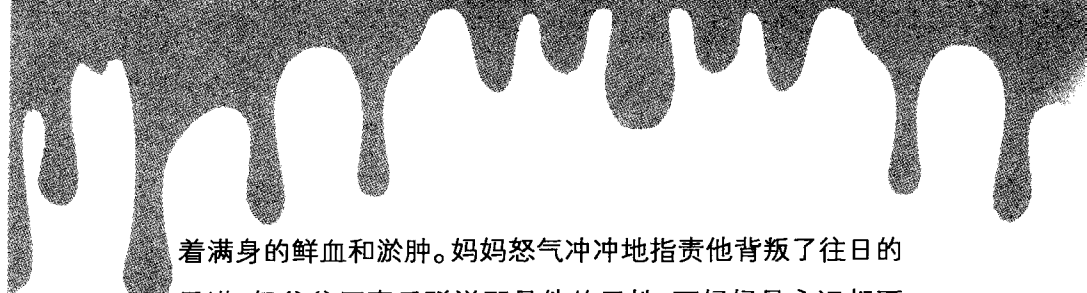
人。在回更衣室的路上，她指着那个男孩，问朋友们是否认识他，但大家都耸耸肩，摇了摇头，把话题岔开了。

然而，凯特从那个时候起就保持着对乔纳森的秘密关注。但要问她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她也说不上来：貌似并不是因为他很英俊。他就像个鬼魂般在校园的操场上飘来荡去，基本上不跟任何人说话。有时他在课堂上，有时又不在。有时凯特会看到他大白天从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学校。有时一个小个头的女人会把车停在前门，接他回家。看来，不管他做些什么，都不会有人关注。

然后，有一天，他彻底消失了。

正常情况下，这种事情会让学校里闹翻天，但乔纳森失踪引起的反应却很平淡。警察来到学校调查，却只了解到绝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失踪的男孩。凯特也闭紧嘴巴，假装不认识他。不久以后，乔纳森的名字就从登记簿上被抹掉了，他变成了一个智力测试题：“还记得那个失踪了的奇怪的小伙子吗？他们找到他了吗？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乔纳森之类的，对吧？”

将近过了一年之后，凯特才再次看到他。凯特生命中的这十二个月过得抑郁而漫长。父母好像一直都在吵架，她都不确定两个人到底在吵些什么——大概是和爸爸的晚归有关。起初她还以为是爸爸有了外遇，但有天晚上，他回家时带



着满身的鲜血和淤肿。妈妈怒气冲冲地指责他背叛了往日的承诺,但爸爸厉声反驳说那是他的天性,而妈妈是永远都不会懂的。叫喊声越来越大,于是凯特关上了卧室门,打开了音响。

一天早上,她起床后发现父母忙着吵架,没有烫衣服,等她把校服整理好后已经迟到了。她赶到学校,看到门厅和走廊里都空荡荡的,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响亮地回荡。她跑过几道双扇门,绕过转角,不料在活动室附近一头撞上了一个人,那人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上。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一只有力的手就拉起了她,站在她眼前的正是乔纳森·斯塔林。

凯特张大嘴巴,直勾勾地望着这个男孩。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凯特大感惊奇,因为她从没见过乔纳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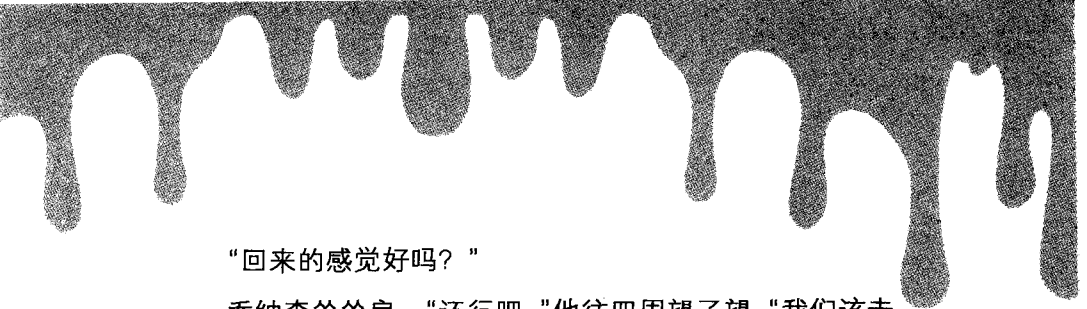
“对不起,”他的声音里带着点儿打趣的意味,“我想躲开的,但你跑得太快了。你没事吧?”

“没事,”凯特勉强地说,她的脸颊红了,“是我不对。只是因为,我真的迟到了……”

“嗯,我也是,”乔纳森仿佛不怎么在乎,“今天是我返校的第一天,我不太记得方位了。”

“你离开了一阵子。”她用的是陈述句,而不是问句。

“是啊。”



“回来的感觉好吗？”

乔纳森耸耸肩。“还行吧，”他往四周望了望，“我们该走了，不然你就更晚了。”

他转过身去。

“再次看到你太好了，乔纳森。”凯特脱口而出。

听到自己的名字，乔纳森停下脚步，回过头望着她，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好奇。

“谢谢你。”他停了会儿才回答，随即沿着走廊走远了。

有件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无论乔纳森去了哪里，那个地方改变了他。从某种角度来看，以前他很低调，并不引人注目，但凯特感觉到他身上多了种新的自信，这种气质是别人所不具备的。他还是和其他学生保持着距离，但这次却是刻意的。即使如此，每当迎面遇上时，乔纳森总会对她微微一笑，无声地和她打着招呼。

一天上午，凯特正望着窗外走神，却看到乔纳森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操场，往校园远处走去。不管他要去哪里，肯定跟学习无关。他要干什么？凯特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她借口去洗手间，离开教室，快步跟上了乔纳森。

外面很冷，刺骨的寒风啃啮着她裸露的双腿。她用最快的速度走过操场，追赶着乔纳森。只要他转过身来，就能看到